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延祐四明志卷十四

詳校官編修臣曹振鏞

檢討臣德生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郭晉

謄録監生臣范　奕

延祐四明志卷十四

元 袁桷 撰

學校考

慈溪縣儒學

學在縣西四十步慶歷八年令林肇徙於縣治之東南一里鄞宰荊公王安石貽書招杜先生入學為師建炎四年學燬淳祐間節度推官宋强搢治重建八年令唐

仲温始落成淳祐二年郡守陳公愷俾令曹邵立鄉先生楊文元公祠于成德堂之右元貞二年燬主簿皇公重建于今始完

重建學記 王安石

天下不可一日而無政教故學不可一日而亡於天下古者井天下之田而黨庠遂序國學之法立乎其中鄉射飲酒春秋合樂養老勞農尊賢使能考藝選言之政至于受成獻馘訊囚之事無不出於學於此天下知仁

聖義忠和之士以至一偏之伎一曲之學無所不養而又取士大夫之材行完潔而其施設已嘗試於位而去者以為之師釋奠釋菜以教不忘其學之所自遷徙逼逐以勉其怠而除其惡則士朝夕所見所聞無非所以治天下國家之道其服習必於仁義而所學必皆盡其材一日取以備公卿大夫百執事之選則其材行皆已素定而士之備選者其施設亦皆素所見聞而已不待閲習而後能者也古之在上者事不慮而盡功不為而

足其要如此而已此二帝三王所以治天下國家而立學之本意也後世無井田之法而學亦或存或廢大抵所以治天下國家者不復皆出於學而學之士羣居旅聚為師弟子之為者講章句課文字而已至其淩夷之久則四方之學一廢之為廟以祀孔子於天下斲木搏土為浮屠道士法為王者象州縣吏春秋帥其屬乃釋奠於其堂而學士者或不豫焉蓋廟之作出于學廢而近世之法然也今天子即位若干年頗修法度而革近

世之不然者當此之時學稍稍立於天下矣猶是州之士滿二百人乃得立學於是慈溪之士不得有學而為夫子廟如故廟又壞不治令劉君在中言州使民出錢將修而作之未及為而去時慶歷闕年也後林君肇至則曰古之所以為學者吾不得而見而法者吾不可以毋循也雖然吾有人民於此不可以無教即因民錢作孔子廟如今之所云而治其四旁為學舍構堂其中帥縣之子弟起先生杜君醇為之師而興于學噫林君其

有道者耶夫吏者無變今之法而不失古之實此有道之所能也林君之為其幾於此矣林君固賢令而慈溪小邑無珍產淫貨以来四方游販之民田桑之美有以自足無水旱之憂也無游販之民故其俗一而不雜有以自足故人慎刑而易治而吾所見其邑之士亦多美茂之材易成也杜君者越之隱君子其學行宜為人師者也夫以小邑得賢令又得宜為人師者為之師而以修醇易治之俗而進美茂易成之材雖拘於法限於勢

不得盡如古之所為吾固信其教化之將行而風俗之成也夫教化可以美風俗雖然必久而後至于善而今之吏其勢不能以久也吾雖喜且幸其將善而又憂夫来者之不吾繼於是本其意以告来者

慈湖先生祠堂記　鄭霖

禮有功有德則附祭于學所以助教化厚風俗示儀刑也我朝自濂溪周元公以太極圖發先天之妙於是河南之學有所傳授雷動四方上紹孔子千百年不繼之

統下破漢人專門角立之陋中興以来推吾道扶植國脉之功與天地並詒加節惠源分派别厥後能以所自得者教于鄉民於時其徒各尊其師力足以請于朝亦該謚典隨所寓肖像以祠斯文可謂盛哉閤學文元楊公家于四明慈水德潤湖超然口耳之學早從象山文安陸公游以為心之精神是謂聖由覺入道推誠體物研幾察至尤深于易見諸用立朝大節浩乎不可奪分牧于民古良吏不能先天下士宗先生之學不以爵稱而

以慈湖沒於寶慶二年至今誦其書籍先生之門為重雖闕里宮牆猶舊而相鄉俎豆未設志鬱焉始慈湖後人欲倣四書院以藏家塾所著文學而習之此意美矣相地湖中及龍虎軒既牽於道旁疑阻又病於規模奢廣輾轉四三年無定地制使秘撰可齋陳公壇壬寅春開閫布宣善彰以勸問祠堂中輟之故公諗於士友曰郡邑於學顏孟不過侑祀所以尊吾夫子也尊夫子而侑祀于夫子之側者未嘗不尊然則即學以祠慈湖亦

何不可道一而已矣無適非道必指闕里為夫子之道在是是識其小者祠于學祠于書院同一慈湖也九京可作必為余肯於是士友翕然無異詞迺撥緡錢六十萬米二十斛下邑令尹曹君郃遴選名家也能成公志上作而下興役興而民不知經始於秋孟癸巳越月庚午告成堂三間前軒後廡稱是士庶子来祭洋洋如在相與頌曰非郡侯之尊所尊非令尹之敏於事此郡闕典誰實顧念又相與勉曰祠既立吾徒居先生之里讀

先生之書以心會理以身率教毋為先生羞公聞之而喜霖奉祠歸雪巖山中一日謁公于鄮山之堂謂霖曰子為我記之霖再拜辭公曰予昔分教橫浦即郡庠祠大中程公珦其事同其意合秉筆敬書先生名簡字敬仲其詳見于家傳為之詩俾邑士祭而歌曰慈水之東注兮泱泱夫子之楹夢兮堂堂其書存兮人未亡跂望不可及兮心皇皇自古有德兮侑于庠闕里俎豆兮胡為未遑鳳鳥不至孔兮傷蘭佩其高潔兮遺芳九原不

可作兮墜緒茫茫大音之寥寥兮瓦缶宮商尚雲東兮相羊想容止兮洋洋興起人之良善兮是為慈溪之鄉千秋萬歲兮疇能忘淳祐二年良月望朝奉郎主管建寧府崇禧觀天台鄭霖記慈湖先生姪愉書郡人朝散大夫直寶章閣桂萬榮篆蓋

贍學田土

田四百六畝二十八步地四十六畝三十步山五十九畝二角二十步海塗田地五百九十九畝二角三十五

步魚池一百二十四口

額管錢糧

鈔中統鈔三錠一十七兩七錢穀五十五石一升米二百一十五石五斗三升八合小麥二十二石五升六合八勺

屋宇基地

禮殿講堂齋廡等屋共九十八間牌門一座六扉門三座基地一十畝二分八釐三毫三絲三忽二微行路直

長四十丈橫闊六丈

祭器

爵一十五隻　犧尊二口

象尊二口　罍洗一副

豆一十隻　簠簋共四隻

坫五片　龍勺五柄以上銅器

豆二十四隻　簠簋共四十八隻

坫五片以上木器　籩六十二隻

籃五隻以上竹器　爵一十八隻

香爐花瓶一副　香合一箇以上鑞器

冪布二片

抄籍儒人二百二十二戶

設官

教諭一員

定海縣儒學

學在縣東二十步雍熙二年主簿李齊建崇寧中廣之

紹興八年令章汝翼改建于縣東北半里嘉定十二年令趙珌夫撥官産以贍舊田湮沒者復之

重修學記 胡剛中

四明人物之淵自公卿至大夫日益盛則業於士者宜尤盛士所以為公卿大夫之階也而士必階於學學必有主之者焉定海地稍偏而不當以偏故廢學不講記童時從師于學冠則與友遂課試于學學之政粗舉而其宫則甚隘余心憫焉去之遊上庠叨末第旋馳官轍

蹟於學頓少而心於學則未忘也三十餘年間如韓令永德創殿商令逸鄉崇堂崔令端學闢廡與門俱各奐傑久則圮蠹繼之矣今令陳君纘以其字民餘力留情造士迺大修學凡梁楹之欹損者咸櫛治之甍簷之闕漏者咸鱗比之自塗墁至丹雘咸次第光明之舊觀既新而績且多於舊學前並民屋局於地則買地使局者舒後依山斷於河則塞河使斷者續四齋之外更立武齋齋之外為射圃圃之旁則為餼廩而門之外復為臺

門叢是十數條皆敞晃出意表士既駭所未有物亦效異池有雙蓮植焉君所以主學之驗章章矣余濫紆朝紱鄉之士至誦言及此余聞甚聳嘆洎謁告暫歸里所見副所聞朋儕謂予舊遊請述其事嗟夫以余業於學之早去於學之久而又忽見其學之成且備也能無述乎夫士固所以為公卿大夫之階也而學固所以為士之階也故為公卿大夫者必以學為公卿大夫之後者必習於學君慶元名輔之孫習於學者也邑之士能知

學則其階於公卿大夫也孰禦特所以為學之階者又當熟講耳他日余再歸里不惟見學之成且備又士之成材亦備則公卿大夫之盛繼自今當益彬彬焉君質勉且和為政不擾以治其本末邑人能盡言之而余不能盡書也紹定四年二月望日朝請大夫秘書省著作郎兼尚左郎官鄞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户胡剛中記

瑞蓮圖碑

紹定元年夏泮池蓮出雙萼咸以為瑞縣令陳纘篤意

修學內外鼎新宮牆壯觀士氣翕然實成佳兆其碑圖形尚在

贍學田土

田二十一頃四十五畝三分六釐地一頃六十八畝六分山五頃七十一畝二分七釐

額管錢糧

米七百一十八石二斗六升八合地租中統鈔三十六兩七錢三分九釐山租中統鈔三十九兩八錢七釐

屋宇

禮殿三間　欞星門三間

臺門三間　内儀門五間

東西廊一十八間　土祠一間

講堂五間　先賢祠一間

西挾屋一間　倉屋三間

祭器

犧尊二隻　象尊一隻

罍二隻　洗二隻

籩四十六隻　豆五十八隻

簠二十隻　簋二十隻

篚五隻　俎二十八隻

爵三十隻　坫一十五隻

勺二柄　冪布三條

鐵香爐一十五隻　石香爐一十一箇

講鼓一面　燭臺一十六條

抄籍儒人八十户

設官

教諭一員

象山縣儒學

學在縣東南一百步唐會昌六年建宋嘉祐中令顧方修治建炎兵燬隆興元年令胡鑄重建嘉定十一年令趙善晉作大成殿

贍學田土

田六百三畝一角五十五步一尺地一百一十七畝二角二十八步二尺八寸山三百六十九畝三十七步

額管錢糧

穀五百三十二石九升八合鈔中統鈔三十二兩四錢二分小麥一十八石一斗五升烏豆五石二斗一升

屋宇

大成殿并軒三間　儀門七間

櫺星門三座　東西廊廡一十二間

東西齋序六間 登俊 尊道 明德 興賢 養正 明善

明倫堂正軒三間 堂五間

祭器房一間 先賢堂一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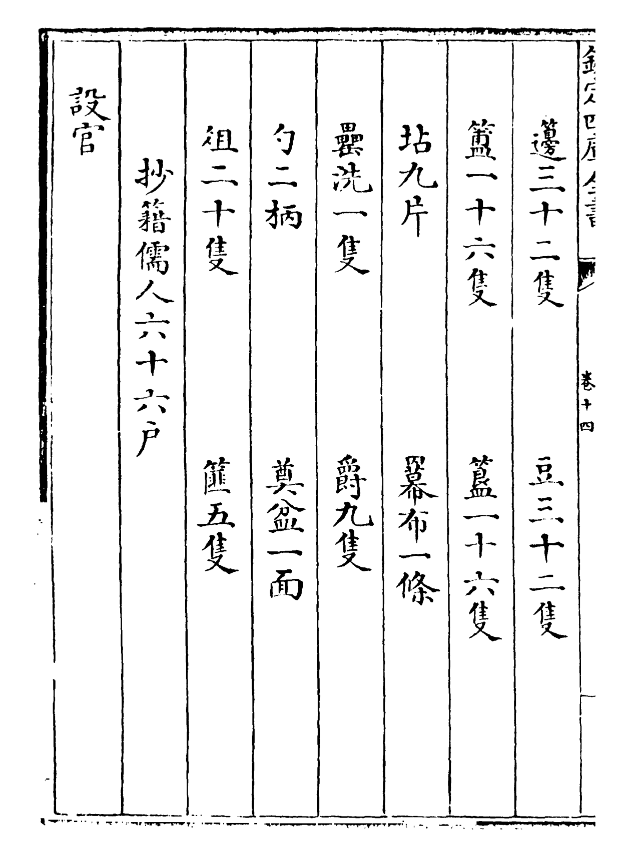
倉屋一間 廚屋二間

湢屋一間 挾屋五間

殿東西趓廊二間

祭器

犧尊二口 象尊四口



籩三十二隻　豆三十二隻

簠一十六隻　簋一十六隻

坫九片　冪布一條

罍洗一隻　爵九隻

勺二柄　奠盆一面

俎二十隻　篚五隻

抄籍儒人六十六戶

設官

教諭一員

本路醫學

中統三年奉詔立學建三皇殿歲以三月三日九月九日祭享配以勾芒祝融風后力牧至元十八年創建于東北隅貫橋之南延祐二年二月重徙于東北隅魏家巷建官掌之

建醫學記　王應麟

醫之興也其於上古乎巫彭初作醫昌爲本於三皇古

三墳書以後無聞易以筮傳本草內經以醫傳天之牖民至矣本草內經醫之原也易何與於醫坎離陰陽參同納甲發其緼養生者宗焉是以言醫必曰羲農黄帝云成周醫有師江左元嘉昉建學唐州郡有學助教掌之宋崇觀間置學京師在外附職係類自古昔方技為王官之一今朝廷崇奬𨙻復悉與儒等諸路設校立師教育之將躋斯民壽域德至渥也惟四明學猶闕至元二十八年冬肅政廉訪副使陳公祥攬轡來臨察

民頗呻尤以醫為重顧講習無所喟然思作新興起之
相攸胥宇鳩工經始毖祀三皇禮儀肅肅堂宇門廡規
撫奐奕學成屬余以記余聞之前醫修之為道推本五
行六氣寒暑日星考驗風土山川其於人也骨節經絡
揲荒腧穴內則藏府焦鬲井谷精微奥眇雖國公高手
弗能究豈庸夫俗子可與知世不輕試而苟得者鮮矣
此學醫者久廢可不謹乎是故醫不可無學岐伯之師
曰僦貸季秦越人之師曰長桑君太倉公之師曰公孫

光陽慶益下學可以言傳上達必由心悟誦言未明于心讀古人之糟粕斵輪猶議之矧壽夭生死所繫乎然則學孰為要一言蔽之曰仁程子謂醫書以痿痺為不仁最善名狀仁者又云切脈可觀仁仁人心也天地生生之心人得之以為心心仁則疾痛切身若保赤子萬物一體也不仁則善不勝利理汨於欲肝膽楚越也陟降庭止前聖臨之在上以仁存心以心合天如涪翁之不求報宋清之不為市龎安常之好施許叔微之陰功

精義入神將得不傳之妙於筌蹄之表惟貫道器德藝於一致者可以語此其或專己臆決乃曰醫者意也是猶廢學古人入官之訓而曰何必讀書其害不止誤注本草而已殆非斆學師古之意雖然余年耄矣儻以為然願以為學者之箴石是歲九月旦日記

重建醫學記 袁桷

醫之書作於上古乎後人猶疑焉陰陽氣運之說與易書禮相脗合魚蟲草木之精詳於詩尤近之然其辭義

奥古卒莫能曉非專治者不能也聖人知之始為之師以教之後復立學以長之生人之本繇是備矣至元壬辰濟南陳公祥為肅政廉訪副使來四明遵詔旨立醫學學成甫十有八年燬焉其地近市狹㮚咸病曩事鄞縣西有故主簿廳事基及傍近地蕪礫不治於是教授徐君源道等請于郡遷以廣之迺斥于舊地得財若干以治土木郡侯完顔鼎爾首為之勸推官賀君貞贊輔其役隸于醫籍者胥率錢以補之踰年而學完殿廡翼

成軒閴深静會余自京師還里屬記其事余㓜甞聞長老言鄉里多名醫皆修謹退讓吶吶然若不勝衣察脈視色必原于井谷經絡之微眇調劑湯液必通乎風土之宜甘辛燥濕内外相為表裏者悉參取于經傳故其術百不失一懐疑審問求正于勝己無忌悻之謬道同而氣和相遜以禮相處以義而昔時公卿家激厲奬與之道又能使盡其術而無愧噫亦盛矣今皇宇恢廓五方士民參雜于州里拘而不達將不勝其弊率然以僥

俾懼其深有所失也徐君世儒醫教授是邦今二十餘年重静而不撓昔之所聞徐君深知之廣天子好生之德諄諄然語之使後之學者誦其書毋執一以自滿虛心遜志復昔時之長厚不幸罹于疾病將得盡其順受無夭閼之害則徐君之教不亦闡乎余歸田里尚幸而有見也延祐三年三月翰林待制文林郎兼國史院編修官表摘記

田土

基地一片係録事司撥到舊郡縣主簿衙基地内一段横闊九丈七尺直深七丈二尺蒙亷訪分司令居民唐棣華等四户租賃年納鈔四十兩中統一段横闊一十三丈直深三十一丈五尺於上蓋學

屋宇

大殿三間　講堂三間

土祠一間　外門樓三間

門房一間　臺門一十二間

西廊一十二間　斜廊二間
講堂挾屋二間
祭器
尊三　爵二十一
籩二十五　簠三
豆二十五　俎二十五
坫二十八　簋七
簋七　罍二

洗二　幕布五

香爐六

書籍

聖濟總録一部　八十一難經一卷

脉經全帙

設官

教授一員　學正一員　學録一員

奉化州醫學

古者有醫師掌醫之政令凡民之疾病者使分而治之今州縣各有學得非此意歟延祐元年達嚕噶齊茂巴爾奉議就易洞真觀廢殿修葺一新設三皇像奉祠延祐六年春達嚕噶齊呼圖克岱爾奉訓遷于岳林寺東館驛故址未完而代者至是冬知州馬奉議到任相視殿宇基址湫溢卑陋自惟聖朝春秋致祭安可設于猥僻之所於是首捐己俸及勸率近士醫户出資助遷就州之東一百步趙氏故址築砌牆圍刱立櫺星門起蓋大

殿講堂廊廡等屋咸一新之規模宏麗不負尊崇

屋宇

櫺星門三座　門樓九間

大殿三間 扁曰開天之門知州馬奉議立男馬克敬十二歲書

講堂五間 扁曰明理堂　東西兩廊共三十間

三皇殿記 袁桷

馬侯為州急先崇儒建尊經閣成作而曰學無田曷足養士表圭田租勵之於是鄉之儒合言茲實吾黨恥鄉

校日毀青衿賦馬館粲有加士子知教盍助田以成侯志侯復曰先賢遺則惠養存没規曷敢湮廢正藉端本恥格貪戢於是始言曰噫世祖皇帝行仁肇邦萬世永憲今獲守茲土疾沴不治黎民何辜迺建三皇殿初殿在廢觀址後徙寺旁庳隘弗稱詢圖考初厥地爽亢遂廣土而興之百柱翼成萬瓦鱗比厚者效泉力者輸役官不出賦而歸然光尊耆老贊企願紀其建立以彰侯績栱當間庖犧闡極人居其中靈根湛純萬化是生坎

離致用窮陰陽之機壽夭不齊彼實戕竊維大聖憂之
樹藝五穀輔之以醫藥剛柔燥濕各施諸用神農之功
也因其厚生迄於傷生以憫以原為之經問教之以知
懼使各盡性命之道則夫黄帝之功詎小矣哉三聖炳
著尊祀肇唐皇甫謐之論合於醫說道不虚矣為作樂
章俾歌以祀表侯於無窮侯名稱德字致遠官奉議大
夫明爽軒飭吏民畏而愛然是役也州之官咸佐之鄉
老皇甫簡董役訖成門九楹廊廡齋序二十八楹講堂

五摇禮器備充圍繚丹墀咸曰美哉歌曰

判鴻濛精一中八方圓握以通稽聖作逆不逢神之游

雲霓從䃥彭殤曷恣縱簡差差指厥蹤玄籥啟人喬松

煌煌大聖萬世功

天昭昭日月星變化周純粹精木石土金盪至靈飛走

食物各受令一日屢蘇民乃修齡覽九州雲泠泠是州

秀淑守著能牲具肥酒齊馨

日出作晦晏息守厥故常民用不極何顛憒自傷縱恣

作遻帝有憂筆載籍目視毫釐尺寸脈智者鷩保厥德

雲龍之鬚杳無迹祀靡斁千萬億

設官

學正一員

昌國州醫學

學在州前真武宫之南至元二十九年醫提領許若壁

陳錫受李繼之買民屋以建前以祀三皇聖像後以為

醫生講肄之所至元甲午胡逢辰以儒者流精於倉扁

之術來為學正醫生賴其啟迪

重建醫學記　袁桷

醫之道即夫人身以備三才其說與易箕疇詩禮相表裏亦大矣哉蓋昔之君師聰明神聖因夫五行以寓於五常之形氣致坎離之用以合其陰陽推其運行以齊夫寒暑考九州風土之宜别溫涼燥濕之高下蟲魚草木纖悉備具非博習廣聞者不能也至于七情既發之偏必求其中以返于正皆吾儒傳心之極論有察于聲

氣臭味于杪忽考之于遺書受之于家庭積歲年不能
以竟而掌政令者從是稽其醫事以制廩禄是則寧有
夭閼疵癘之憾也哉南北地氣有大不同而為之醫者
各執巳論近者急于好尚而恣縱不能商度十失五六
誠可罪也秦漢之主率望海求不死藥藥詎能令不死
蓋其空巖絶島磅礴于巨浸之際絶罝嵒壄接雲霧靈根
異草得地氣之正方外隱士時採其竒絶精良以療治
輒竒中而功倍今所謂海上方皆其苗裔而昔之集方

論者屢蒐類于蛟龍之窟穴海於天地間號最鉅焉得以有遺也昌國為州四履皆海至元二十九年始立三皇祠綿絶不稱韓侯治儒學既竟復莅醫學茲邑以奉虔乃廣其故址而二倍之泰定元年十月正殿成復立講堂翼以東西前為儀門外為神門廊廡有序祠象儼赫首以圭租勸民胥成不三月咸樂以助復遵詔旨為惠民藥局工既畢書來俾書其事于石楠嘗謂疾痛疴癢切于吾身者猶民之身也民困魚鹽侯能紓之儒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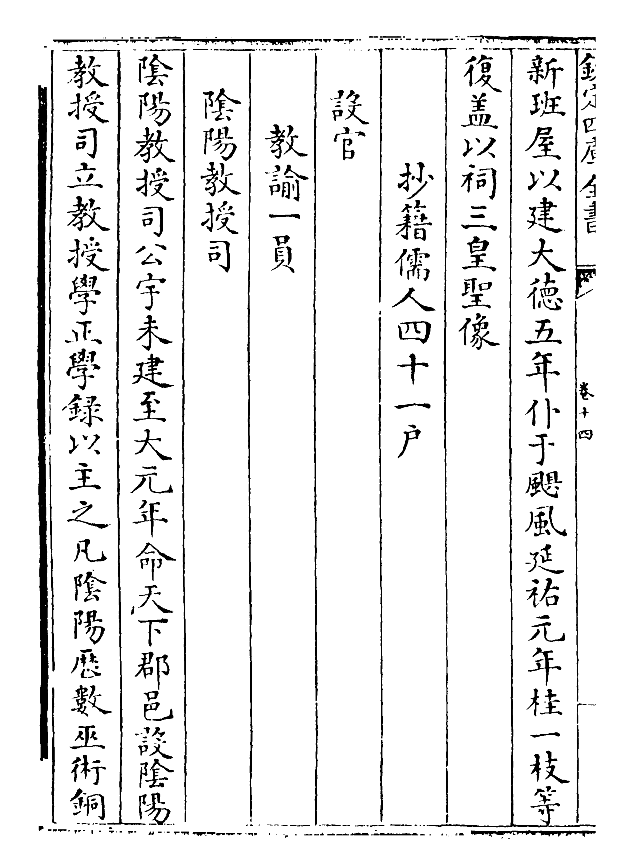
徽科俟能復之既憂其生又懼其罹於疾病使夫習爲醫者講肄以精其術故余歴叙醫家者流其學實難三聖之書昭然具存反覆紬繹皆得以完其生是俟仁政之本愈逺而愈不可忘也

設官

學正一員

慈溪縣醫學

學在坊隅至元二十五年醫學教諭桂起予買一士高



新班屋以建大德五年仆于颶風延祐元年桂一枝等復葢以祠三皇聖像

抄籍儒人四十一户

設官

教諭一員

陰陽教授司

陰陽教授司公宇未建至大元年命天下郡邑設陰陽教授司立教授學正學録以主之凡陰陽歷數巫術銅

壺之事咸肆焉

設官

教授一員　學正一員　學録一員

鄮山書院

鄮山書院在城西五里大德二年趙壽建以奉朱文公以其大父嘗從文公遊也别業一區為祠割田一頃以贍上于省府建山長以主之趙壽其始也

鄮山書院記　袁桷

粤若古儒先各以方國所尊祭于學社自宋而降宅孔子祀餘悉撤廢近百年来始有事于先師凡居邑講習治官游衍之地崇闕相望或者病焉夫氣者周流六虛神而存之聚者易推散者難窮聲音笑貌之盛若將企焉如弗及理有在也合屬閩越之地咸尊以師惟朱文公世祖皇帝一海宇立胄子求取文公訓著為學制郡縣益遵守而祀于江南者復得推衍大德二年四明趙壽家儒科慨然請于朝曰伊吾祖岳州善待從文公游令天子

興是學願割田別居以祀而名曰鄮山事甫下趙氏已即世未幾成規廢弛大德七年三山林德載奉命祇事屋毀弗稱旋辟田沒不可問嚴故整圮實完實成奠祀齋明陟降儼肅賔老佐祭侯伯合餕又三年俾繫其事于石表楠曰維四明縉紳先生辯釋著微實相表裏源同流分塗殊轍一合私而惡異者標榜之弊也炳然彝訓理何外焉夫學以植身德以敦本斯道立矣飾空說以為證獎不勝舉惟性與道匪言是夸楠懼滋久願相

與勉焉林君精敏慎修宜展于世文公之學不墜審由是也大德十一年中春朔日記應奉翰林文字將仕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表㣲撰奉政大夫前浙東海右道肅政亷訪副使臧夢解書

田土

水田一百畝二角九步錢糧每歲該收早黄穀二百六十七石一斗五升輸納税糧該米五石七斗七升准穀一十九石一斗

儒人

儒學提舉司行下本路儒學及鄞縣學分撥到生徒二十一名遞年身故見存儒人七名在院陪拜肄業

屋宇

燕居堂三間　講堂三間

門屋三間　廊二間

倉屋三間　廚屋二間

朱文公祠堂一間 大德十一年山長林德載建穿堂一間至大三年山長杜世學改為祠堂

祭器

尊二　爵五

罍一　洗一

簠二　簋二

龍勺二　籩十二

篚一　豆十二

俎四　坫五

設官

山長一員

翁洲書院

翁洲書院昌國州治北宋理宗出扁以賜參知政事應繇皇朝以其孫翔爲山長元貞乙未嗣孫創田以贍其禮殿儀門齋廡延祐庚申同知于文傳敦勸訓導張元冲直學丘海捐貲協力起蓋

設官

山長一員

岱山書院

岱山書院在昌國州岱山宋咸淳癸酉魏榘請廢酒坊基以建至元三十一年鹽場徐應舉致民居以遷于市

設官

山長一員

岱山書院記 趙與沐

岱山居昌國縣蓬萊鄉之四斷海中環以鯨波浩渺無際書堂之建自咸淳辛未春邑人魏方直等聯詞請于

縣縣為轉聞于府制使蒙翁劉先生如所請給舊酒坊
基且撥僦直償寨助以緡錢于縣亦有所捐以相之邑
寓王一桂趙若捸請許君定職教職導癸酉冬閣學尚
書本翁陳先生開閫之初落成焉二先生朝家之柱石
吾道之津梁正學之標準宜是役之克始克究許君遣
二子請記歲月與沐以謏聞辭不獲書院有記固嘗聞
之矣朱文公于石鼓則曰養其全于未發之前察其機
于將發之際善則廣而充之惡則克而去之呂成公于

白鹿洞則曰挹儒先淳固懿實之餘風服大學離經辨志之始教張宣公於嶽麓則曰率性立命知天地而宰萬物者也嘗試察乎事親從兄應物處事是端也苟能充而達之則仁之大體豈不可得乎及其至也與天地合德與鬼神同用至于武夷精舍出于韓無咎之筆亦曰元晦儒者也方以學行其鄉其徒非若畸人隱士遁藏山谷服氣茹芝以慕夫道家之流也是數者天下之名書院也記之者皆天下之名君子也今岱山有書

院不範諸此將奚範想夫潛心游志於此則尊吾德行
裕吾詩書茂吾藝文岱華其高山岳其神功崇惟志知
崇效天崇高節而抗浮雲斯無愧於斯矧斯地也昔有
名卿徐大農恭先有舉首朱進士介有布衣許芷齋孚
以文行孝義爲鄉閭倡有開斯學許君請曰茲卜築已
定輪奐方新士友相聚言曰熙寧立邑以來吾地特海
嶼耳淳熙間宸寵以鎮名山川改觀諸鄉老負笈於慈
湖絜齋二老之門師友漸摩儒風日以盛今又祠先聖

以儀後進居於徳以善俗是有功于名教也請以岱山名書院不亦有光於斯有廸於後人乎愚載思之士有志於詩書道義映雪囊螢冬不爐夏不扇雖甕牖繩樞環堵蕭然一性之充裕如也矧高堂大宇明窻凈几良朋益友切偲麗澤云乎道遵而人知敬德盛不侮狎吾德行海岱也師友淵源汪洋大肆吾學問海岱也事業日以彰聲名日以起吾聲譽海岱也有舍生而取義雖頹嵩岱不吾壓吾節海岱也若希孔孟之徒茍能效石鼓

白鹿嶽麓武夷之成規縱未能孔孟伊周寧不朱張呂韓乎縱未能朱張呂韓寧不徐魏朱許乎善則善矣猶自恕之論也若夫充石鼓廣充之善固白鹿淳固懿實之風率嶽麓天地合德之神弘武夷學行其鄉善其徒之學則充其徐魏朱許者可以朱張呂韓矣充其朱張呂韓者可以孔孟伊周矣有志竟成斯不負蒙翁本翁之所以教庶幾乎淳祐之中人以上者此今日祠先聖建書院之意也咸淳癸酉良月通直郎 知慶元府昌國

縣事主管勸農事兼岱山昌國鹽場弓手寨兵軍正賜緋天台趙與沐記

岱山書院記　黄震

四明枕大海為郡居天下極東又其東而中於海為昌國縣又其東而中於海為岱山岱山尤遠在鯨波浩渺間去三韓幾一帆近士而生其間往往多秀拔冠鄉書登上庠擢高科而躋膴仕者踵相接非山海碩大之氣之所鍾而能爾耶余固聞風而為之興起久矣一日士

有家於岱者忽航海過余而言曰朱文公嘗嘆佛老之區徧天下至于學校乃一郡一邑而僅一置葢為講學之地不可以不廣也况岱山阻大海士雖欲擔簦負笈一至郡邑學不可得士果何以為麗澤之地古者五百家為黨黨有庠今岱山可三千家而反古者一黨之不若咸淳七年魏君槊等因請於郡太守劉公黻得酒坊廢基創岱山書院以祠先聖而講其説劉公既捐公帑以為助又歲減酒息錢乃得請鄉先生定正席臯比與鄉之

人士日藏修游息於其間距於五年而書院大槩成矣願為記之以發其意余聞之益敬而嘆曰岱山多士地之偏而學之正耶我宋二百年崇尚正學所以涵養成就配天其澤者於是不可尚已請因以學之正者而言之夫所謂學之正者何也理有自然而然立萬世而不可變者正也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莫不具此自然之理人生其間秀於萬物莫不明此自然之理大之為三綱五常細之為起居服食莫非自然非然有不容於不然

者堯舜禹湯文武以是而見之行事吾先聖孔子以是而見之垂訓皆未嘗加毫末於是是所謂正而已風氣日開世變日下楊子為我墨子兼愛非正也孟子闢之而復於正老子清淨佛氏寂滅非正也韓子闢之而復於正談空者過高功利者過卑非正也濂溪周子河南程子又闢之而復於正每一異說興必得一正論以救其後天右斯文若是信乎此理之正出於自然者終不可得而磨矣世乃又有借周程之說售佛老之私者謂愛

非仁直欲掃除乍見孺子入井之心謂心即道而直改用大舜人心道心對立之說以為證謂六經為注脚謂孝弟為支離謂講學為邪說幾於前聖所未有之論時則有若文公先生出乎其間又辭而闢之天地為之重開日月為之重明有人心者宜知所嚮方矣奈何好高之士習慣其說猶或畀正學為不足道而必求其說之勝不知此非文公之言也吾先聖孔子以來相傳之言也非吾孔子自為之言也天地間自然而然自堯舜禹湯

文武以來斷斷不可易之正理也夫豈加毫末於其間而必欲外立一說以求勝耶岱山之講文公之學正矣然世之攻文公之學者尚多也其幸精思而實得篤信而力行使正論日興異說日消海隅蒼生日出之地聖朝崇正之化洋洋流動端於岱山書院占之矣敢敬書以勉德祐元年八月望日朝散郎新除浙東提舉黃震謹記

設官

山長一員

慈湖書院

慈湖書院在縣東一里宋寶慶間建於慈湖之濵以祀鄉先生楊文元公嘉熙間制置使趙與簒遷於湖中之沚咸淳辛未郡守劉黻於普濟寺東易地重建咸淳壬申撥餘姚定海没入官田以為奠饗之需至元乙酉普濟僧恃楊總統權勢侵奪其地毀祠像諸生訴於官至元丁亥按察副使侍其君佐廵按至縣乃占先生舊宅

遺址復建禮殿祠宇越五年壬辰甫落成

慈湖書院記 文及翁

慈湖楊文元公之學心學也學孰為大心為大心之精神是謂聖不至於聖曲學也不大於心淺學也一心虛靈其大無對六合之外思之即至前乎千百世之已往後乎千百世之未來管攝於心若不識心何以為學自有天地以後未有經籍以前闡道之秘惟圖與書河圖中虛洛書五位心之本體也太極此心也皇極此心也

堯兢兢此心也舜業業此心也禹孳孳此心也湯慄慄此心也文王翼翼此心也武王無貳此心也周公無逸此心也孔子孟子操則存此心也曾子子思謹其獨此心也易說心書傳心禮制心樂治心詩聲心春秋誅心故其帝所以為帝王所以為王聖賢所以為聖賢焉有心外之學乎慈湖先生昔在太學肄業循理齋足不踰閾者累年一日冠帶揖謝同舍郎曰某悟道晏坐反觀忽然見天地萬物萬事萬理澄然一片向者所見萬

象森羅謂是一理貫通疑象與理未融一澄然一片更無象與理之分不必言象不必言理一亦不必言萬亦不必言自是一片此先生知至至之始事也及觀象山陸文安公發本心之問舉扇訟是非以對忽省此心之清明忽省此心之無始末忽省此心之無所不通守永嘉日謁先聖又謂自幼而學長而始覺覺此心澄然虛明無體廣大無際日用云為無非變化此先生知終終之終事也先生忠信篤敬言必由忠信而有證其註孝

經述已易解春秋纂先聖大訓條治務最急者五次急者八遺文訓語皆先生精神流動常肅觀先生手筆齋莊中正本古篆籀心字必象心學者敬字皆從卑闕又心畫之發揮先生家于四明之慈湖詠春諸詩有浴沂詠歸洒然出塵意花香竹影山色水光鶯吟鶴舞皆道妙之形著今玉牒侍讀文昌劉公嘗執筆于太史氏為先生作傳及開閫府于四明奏請于朝乞為先生賞延于世即先生舊宅創書院于慈湖之濵規模軒豁衿佩

鏘鳴其景行前修風厲後學懇懇切切之心即先生昭昭靈靈之心也相其事者縣宰王君愉提管陳君允平秉彝好德誰無此心開創於前正望增益於其後劉公為永嘉知名士又嘗為太學循理齋長習聞先生前言往行為詳而及翁平生讀書以本心名齋於先生片言隻字收拾殆盡知之好之樂之又若心交而神遇者噫俗流失世敗壞學士大夫童習白安漫不知心為何物驅血氣而角功名決性命而饕富貴喪精神以失虛靈

者總總也藏山之卷九千插架之軸三萬手不停披口不絶吟以是為學亦祗以釣聲譽梯利禄膏唇吻飾竿牘而已矣出入口耳之學各是其是反以心學為非至有疵先生之學為禪學者何異衆人皆醉執獨醒者以為狂此先生所以太息復太息也書院有規廪稍有籍春秋之法常事不書敢書其大者以諗同志咸淳九年良月吉日朝奉大夫權尚書户部侍郎兼直學士院兼同修國史實録院同修撰兼侍講文及翁記端明殿學

士朝請郎同簽書樞密院事兼同提舉編修經武畧瑞安縣開國伯食邑七百戶實封一百戶陳宜中書寶謨閣直學士朝請大夫知慶元軍府事兼管內勸農使沿海制置使龍泉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陳存題葢

重建慈湖書院記 王應麟

古者鄉有庠黨有序閭有塾里居又有父師少師之教是以道德一而理義明書院之設意猶近古睢陽白鹿為稱首若周程朱呂治教之地文獻尤盛天典民彝之

統紀恃以不墜東海之濵有大儒曰慈湖先生文元楊公立身以誠明篤敬為主立言以孝弟忠信為本躬行實踐仁熟道凝盛德清風聞者興起可謂百世之師矣古涪文公及翁紀其事不幸厄於浮屠氏鞠如荒榛天不喪於丈繡衣使者侍其公行部喟然太息選一鄉宿望曹君漢炎為山長而堂録桂君應魁鋭以為已任善士相與合志協力舍舊而新是謀相攸先生舊宅熈光遺址爰契我龜鳩工飭材經之營之禮殿崇崇祠宇奕

奕敷經之席肄業之舍規模視昔不啻于素冠進衣縫游於斯習於斯如詠舞雩之風如升闕里之堂聞金石絲竹之音莫不油然而樂躍如而悟咸曰自堂徂基輪奐新矣陟降庭止惠我光明盍亦勉新德而進新之乎於是屬應麟著石章以永教思于無窮應麟耄未知學辭弗獲敢誦所聞切磋究之嘗謂儒以道得民師以賢得民師言賢不言道身即道也萬古一道萬化一心仁人心也人者天地之心也天有四時風雨霜露地載神

氣風霆流形無一物而非仁仁則純一靜虛與天地同流在易為不遠復在書為精一在詩為無貳在大學為毋自欺在中庸為至誠篤恭惟先生無意而自得之齋莊儼恪非禮不動言性必曰堯舜論治必曰三代道學之將廢則正色讜言不回於羣邪道學之復行則見幾卷懷不汩於勢榮耄期稱道若武公之作懿戒名滿天下若君實之在西洛本心明而外物輕行藏語默參諸百聖無不合於已易見先生潔靜精微焉於廣居賦見

先生廣大高明焉於過庭訓之言學者見先生自强不息焉於講堂之訓言孝見先生一貫之道焉先生之文章皆性與天道之昭著俯川流仰高山心之精神江漢秋陽皜皜也居先生之居學先生之學則何以哉由事親從兄而盡性至命由洒掃應對而精義入神由內省不疚而極無聲無臭之妙下學上達不求人知而求天知庶幾識其大者夫一言一行之有愧可以欺其鄉不可以欺其家可以欺其家不可以欺其心無體之禮此

心之敬無聲之樂此心之和訓詁章句云乎哉先生之學文安先生之學也文安講論語於白鹿先辨其志聽者竦然動心收其放心而存其良者在此朱文公亦云陸子所言專於尊德性學者多持守可觀又謂先生之學有為己之功合而觀之知入德之門矣學有先後覺無古今有能得之以省察克治深之以薫陶涵濡問津以辨志尋源於尊德性以達聖人之閫奥海涵春融氷釋默契道體去先生之世若此其未遠也得心學之傳

必將有人焉濟濟多士克廣德心凡我同志懋敬哉復建於至元丁亥春越五年十二月成歲在壬辰三月浚儀王應麟記

重修慈湖書院本末記 黄翔龍

宋乾淳間鴻儒輩出以理學相為倡和慈邑則有慈湖先生邑故有湖先生居焉因以自號故邑之名昉于漢而湖之名昉于先生先生得象山陸文安之學千里心契文安没學者尊而祠之有象山書院至今重之先生

没邑大夫始祠于湖之濵而未有講習之地先生之道雖尊而未明嘉熙間制閫節齋趙公與簒改祠於中沚地隘不可久既又祠於邑以不專奉廟貌為歉咸淳辛未永嘉蒙川劉公黻來帥明捐郡帑得民地於僧寺之右負山面湖創精舍肖象而祠之於是以濟民莊米為奠饗廩士之資書院之名得與上蔡五峯山嶽然禮殿猶闕也陵谷變遷浮屠氏壞之至元丁亥繡衣使者貞定侍其君佐行部至邑問故愀然曰是不足與較也先生

舊宅遺址故在盍即所圖諸卜曰吉於是命前貢士曹君漢炎為之長而堂録桂君應魁主其役始崇禮殿中嚴祠庭後闢講堂外植門壝旁翼兩廡因其舊為齋四曰忠信篤敬明道公溥先聖先師咸有像設長有署正録有序后土有祠司閽庖湢皆有舍歲壬辰八月落成又度地講堂後為撗經度書之所來學于是者六十有一人俱得占名數復其身先是劉公蒙川之䢼始前資政殿大學士本心先生文公為之記今也重建又得前

尚書厚齋先生王公特大書以紀其成凡文元公心學之要躬踐之實亦既發其精藴足以昭往而淑來矣鄉人懼後來者于廢興本末之莫詳復命翔龍記其粗竊惟前代儒先出處過化之地必建書院使學者尊慕而學其學率繇臺閫若郡邑長吏請于朝縉錢粒粟皆出縣官下無科率旁無沮撓故力省而成易今興廢植壞遭時方艱成道未亢外侮者禁中畔者疑觝攘謀度堂録桂君實身任之郡廪既不復繼資用無所出自基而

構造於堅塗丹雘一是諸生之力故金穀不可以縉石
計益其力倍勞天幸斯文上恩寛大臺省交勸督士知
名義之實始定弗揺是役也前令尹濮水馮君顯實謀
其始而歷山富君德庸成其終二令尹通敏廉正規隨
一心功賴以竟士之捐貲多而趨事勇者堂賓沈君灃
其最是皆不可無紀昔吾聖人於道之行廢必歸之天
夫天將興之必有慈惠之師明智之長主張綱維其上
亦惟我同志之士相與緝熙廣於無窮文元公之道庶

其盜昌予

贍學田土

田一百一十二畝一角五十三步渡六處

額管錢糧

鈔中統鈔一兩田租穀一百四十九石二斗三升二合

渡租穀一十五石三斗五升七合

屋宇共七十二間

祭器

蠟爵一十三隻　羃布四片

抄籍儒人六十一户

設官

山長一員

甬東書院

甬東書院鄭忠定釋奠其師迂齋先生摟昉且行鄉飲酒禮宋理宗書其扁舊在僧寺之側至元二十八年僧撤去教授吳宗彥復立張鵞橋側設主奉二員以掌之

田一十七畒二角四十一步穀四十五石五斗地四畒一角四十步

屋宇三間

鄉飲酒禮

歲旦至日郡守率鄉士大夫奠于先聖始序拜於堂上少長就序皆記禮之舊紹興七年郡守仇愈復舉故事置田百有六畒以益之後郡人林保登朝取式以奏遂行他郡故事糾儀二人鄉監郡守為之士族不齒於鄉

者不預入門則糾儀舉笏以却由是人各自勵鄉飲酒禮不可廢若是

鄉飲酒記 王伯庠

乾道五年春王正月巳未太守張公率鄉大夫士釋菜序拜于郡庠禮也明之為州士風純古凡歲之元日冬至必相與謁先聖先師而後以序拜於堂上行之久矣建炎末學火于兵自是禮廢不講紹興戊午郡將徽猷閣待制仇公一新之學成復舉故事益以酒三行之禮

二年仇公被命復来乃以田百有六畝支其費伯庠是時僃員學官葢嘗紀其事矣三年朝廷頒鄉飲酒義於天下行之數年雖百格不行州縣猶聽其便以故明年序拜如初而仇公所撥之田移以養士酒禮遂輟乾道三年秘閣張公来守是邦政成多暇問知其所以越明年以鄞及昌國兩縣沒官之田二百六十畝山地二百四十九畝盡歸之學以復拜序飲酒之禮受藏受用一切趣辦而有司不預焉是日也教授率三先生侑坐獻

酬於守倅禮成拜既風動千里莫不砥礪滌濯期毋負賢太守敦教化厚風俗之美意嗚呼盛矣天下之事固有若緩而急者或謂州縣之責簿書期會之為急而禮非所先葢亦未之思也人皆有欲欲斯有爭視聽言動之間以禮自防而不流不逸則乖爭陵犯非僻之心無自而入公今禮成於一日而長幼尊卑之分晧然可見皆率服之故能不令而行政平訟理其視刧刧於米鹽細故而日不暇給者固有間矣其可不書以告來者

因以田之畝步四至刻之碑陰

奉化鄉飲酒禮

鄉飲酒古禮也近世曠而不行至大四年正月初五日判官程時敏依奉肅政廉訪司分司趙副使省會事理於儒學講行斯禮禮畢各為歌詩以記之

義學

杜洲鄉學在慈溪縣西北三十里至大二年童金創建田四百畝一角二十七步

山三百二畝一角

地八畝

房舍五十五間

基地八畝

租穀九百五十九石一斗二升減免分數高下收租

蠟香爐花瓶四副

銅罍洗尊爵勺共一十隻

木俎豆共一十一隻

本路鄉曲義田莊

太師史忠定王鎮會稽日捐公帑之金市田數百畝名曰義田凡仕族有親喪之不能舉與孤女之不能嫁者以其租入差給之既閒居里閈端憲沈公煥請曰吾鄉義風素著相賙相卹不待甚富者能之而求者日衆援難繼也舉會稽近比行於此其可乎王韙其言乃與沈及少師汪公暨其子尚書大猷合辭以倡好義者於是

捐地產或輸財以廣費積田漸多郡太守相繼蝦在官之田若錢令丞相史魯公又捐楮券附益之歲得榖斛六百米半之買地作屋十五楹于郡之望京門裏扁曰義田莊擇鄉之賢有力者掌焉仕族親喪之不能舉者給十三緡孤女之不能嫁者給五十緡其親屬若鄉里以聞于郡郡覈實俾主者行之非二者勿與先後緩急間從權宜而郡守與主者不得私焉提刑程覃攝郡日許人徑投狀于主者始自紹熙初元于今四十載義田之增置未已也忠

定王之言曰是田之設非止濟人之急抑以崇廉恥之風將使從官者清白自持為士者專意學業人人知身修有所恃不汨喪素節斯其恵大矣參政樓公鑰記之鄉人且繪王及少師汪公端憲沈公之像于莊所祠焉太師史公浩序云義田之設專以勸廉恥益賢大夫從官者居官之日少退閒之日多清節自持不肯效貪汚以取富沽敗以自畀為士者生事素薄食指愈衆專意學業不善營生介潔自持不肯為屠沽之計干攫之態

者使各知有義莊在身後不至晚年憂家計之蕭條男女之失所遂至折節汩喪修潔故以此為勸使其終為賢者凡為士大夫當知立義田之本意

義莊記　樓鑰

自阡陌既開兼并成俗千百餘年非復先王之舊然而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良心美意則至今不泯顧貧富不齊求者衆而應者寡志雖廣而力不贍學士大夫每歎息於斯近時所在有為義田以給無告規畫有不同

皆彷彿古意四明鄉誼最重薦紳韋布序必以齒歲時往來少長有倫無洙泗間斷斷之嘆承平時大門齊國公以列卿領畫繡義襟素高邺孤濟急不遺餘力鄉人猶能道之厥後外祖少師汪公太師史文惠王舅氏尚書暨鄉之先達與吾家諸父相繼主盟此風不墜淳熙中故龍舒别乘沈叔誨煥請于文惠王曰隨時拯邺其惠有限吾鄉以清白相勵其能稱物平施者葢可數矣盍用會稽近比為義田之舉乎王韙其言與吾舅謀以

倡率諸好事者於是或捐已產或輸財以買各書於籍
又得撥助之田合為五頃有奇歲得穀近六百斛米三
之二而附益未已也買地作屋十五楹于郡城西望京
門内扁曰義田莊經畫纖息皆出吾舅推爵齒之高而
有才力者提其綱又擇仕而家食者一人司其出納及
莊之事凡仕族有親之喪不能舉孤女之不能嫁者挨
牒于郡參稽得實以次而授始於淳熙之改元且將二
紀雖未能一一充其欲所濟亦廣矣舅氏既薨諸侯以

錀閒居猥以見命逮起於掛冠而後他屬令郡武使君高裕而文善樂平丞袁木叔實任其事信義素著木叔尤能周知州里詳悉檢梘滲漏明辨真實不私市恩於是所入加多而被惠者衆先是以田數序引登諸石猶慮無以傳遠以錀嘗預於斯也俾記之錀念昔先人太師岐公嘗命錀書范氏義田記于座右欲增益揚州伯父義莊以及宗族清貧終身志卒不酬今鄉之此舉無間親踈可謂尤美矣文惠有言曰是田之設非止濟人

之急而以崇廉恥之風將使從官者清白自持為士者專意學業人知其所濟恃不汨喪素節以為子孫計庶其為賢者之歸也敢誦舊聞以詒方来繼自今富者樂施貧者安分與者不以為恩受者不以為幸有餘則加益焉不得已而後求焉共守規約以無負先正諸公之意而後可以久矣凡我里士尚勉之哉嘉定五年中秋節記

義田莊先賢祠記　王應麟

古者祠先賢于學明之三賢何以祠于義田莊田以義名三賢為鄉里立也三賢者誰忠定史越王莊靖汪公端憲沈公也始忠定里居篤于義仕者勉以勵廉隅學者勸以修文行迺為義田以濟婚葬而汪沈二公比善協心閭者樂施其規約參其給授公立義以為的一鄉莫不知義自紹熙庚戌迨今百有四年而三賢有祠亦七十有七年矣成畫猶存初意寖失濟南陳公祥孿嚮咨諏惟儒雅風教是崇是迪嘉前修之尚義慨實惠之

未徧謂職掌之冗員子孫之繼廩二弊不可不革維之以鄉校必守舊規董之以鄉人必選宿望砥節首公永保勿墜傳之百世可也於是屬郡博士蘇淼前軍器監丞陳定孫總其綱學録姜材之前壽春推官史㣲孫主出納凡故家之裔名儒之後暨學校職生有喪貧不能舉孤女不能嫁者釆諸旦評參諸輿論覈實而助之因時度宜視昔為寬所與寡而所及者衆諸老之美意幾廢而復續先是祠堂陋更為三楹助田於斯者列侑于

旁春秋祀焉歲中稔頗有餘粟因繕葺門軒及亭築垣
浚池粲然一新應麟聞而嘆曰義者天理之公人心之
正大學以是平天下然而行之一鄉愈近而愈不可欺
我思古人禮俗相交患難相卹藍田吕氏之為鄉約也
貧窮相救婚喪相助古靈陳公之教其民也良心之存
善端之充義不可勝用比閭族黨保愛賙救之法千載
百世是邦如昔義里前獻表率後進忠厚廉恥之俗成
憫頗連無告若己恫瘝用敷遺無窮之澤藍田之為約

蓋不專美矣祠者本于義旣久而義之實不明廉車之
來振飭扶植居賢德善風俗於古靈有光焉咸願識其事
詒永久惟建莊始末宣獻樓公紀載已備而祠未之述
義理在人萬古無斁秉彛好德誰無義心是心可泯則
是義可廢續古之人勿替引之與者不爲私恩得者不
以他費相勸以義無愧於心斯無愧於先賢敢著之石
章以諗來者

重建義田莊記　薛基

鄞風俗素厚方淳熙盛時史忠定汪莊靖沈端憲諸公投紱里居實始鳩田儲粟以待仕族之有喪不能舉孤女不能嫁者規式備詳掌者交自重士非甚不得已亦以干請為恥常斥其餘積市田附之久而益廣莊始於紹熙改元宣獻樓公所記猶存曁基至此循近比得與聞其事則獘弛非昔屋亦如之雖有粟且無所容同知府事吳郡張公伯延清明豈弟子視困窮每相與悼焉一日公悟曰是當自擇人始又曰托任貴專毋分立長

貳則單故刋冗咨諏老儒咸曰吳濠孫其可固辭公固命之不得已乃莅事悉更前所為收斂必公賑遺必實僉既悅服相舊倉衡立三廒與不欺亭相接偪仄幽翳壤復卑濕不足修治其後距城猶有廢地乃拓而更新之增培爆剛流潦屏避雨溢之間虛以為治所疏櫺洞寛爽氣遥集析左右為四廒引其前縈如舫以通不欺亭亭亦易礎石加崇焉又飾土地祠美其象設改築而北墉達於城門先賢祠後為室用備憩休措置堅密不

為目前計噫是役也自前任其職者有不暇及而君被選纔數月談笑成之不遺急難不告匱縮則世果無不可為之事也世常病儒者寡於實用今國家設科取士將責治道焉茍充是以往其弗有濟乎雖然微張公戢止僞冒戒佐史章周介嚴督租入吳君雖欲為顧安得致此惟公嘉惠是邦勤勞庶政俾死有藏生有歸沛然其嬴作是輪奐後之出牧者如公之心遵公之法聞風興起一日必葺何患乎莫之繼也時掌計盧仝祖實相

其事邦人謂基在文學史宜紀成績用鑱諸石以示不忘延祐四年八月望日記

田土

元有田一千五十二畝二十八步半山地二十四畝二角二十四步二尺租糧每年照鄉例體減收租送納苗糧元該米四百二十七石一斗九升五合穀一千五百五十八石八升續置田土租糧係提管吳濠孫界內買到田九十一畝一十五步穀一百五十三石七斗八升

屋宇

元有門樓屋一間祠堂三間廒屋三間重行起蓋莊屋大小一十間係提管吳濠孫界内

莊職

提管一員　掌計一員

奉化義莊廩

義莊自宋嘉定年間縣令馮多福以學廩不足出家貲為倡集八鄉父兄出田或貲或買田共七百石有竒別

為廩以貯嘉定七年縣丞周勉為之記

舊貢院

貢院舊在學西宣和復科舉額解十名紹興末以西北

流寓者衆增解十四名今為織染局

昌國州貢士莊

舊於往宋咸淳年間令姚濂任內以邑民張氏爭訴交

嗣縣以其家產業五分之一申于府于臺于部照應隸

學置莊專為貢選士人計偕之費歸附後至元十七年

升州存縣以本莊田糧歸學後縣革而學亦廢有司收係入官

延祐四明志卷十四